

埋班作樂

PERIOD: 2022



《第一人稱單數》

的集體創意冒險

撰文：Ko Cheung

【前言】

著名唱作人馮穎琪與填詞人周耀輝深信「有人，就有歌」，兩人延續2019年《一個人一首歌 Every Life Is A Song》企劃，於本年度推出《埋班作樂II》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，甄選出36位於「曲、詞、編」具潛質的新晉幕後音樂製作人分成12個組別，跟6位資深的創作導師配對，然後製作及灌錄12首原創歌曲，並把作品交由12組歌手分別演繹，以此促進各崗位作深度交流、資源共享，從而累積實際的創作與製作經驗，承傳廣東歌既有的技藝與精神，也迸發新生代的創意與活力。

【歌曲及唱作單位簡介】



曲：Gordon Ho 何景熙
詞：劉健恆
編：Ian Tang
監：謝國維
唱：小胡 @ Yellow! 野佬

天下無不散的關係，當二人世界快速崩壞，有些急需要施救，但有些分手卻無可避免，否則互相折磨之下，恐怖緣份也終將變成對方的照妖鏡。

〈第一人稱單數〉中，資深監製導師謝國維、演唱單位小胡 @ 「Yellow! 野佬」、作曲何景熙 (Gordon Ho)、作詞劉健恆及編曲 Ian Tang，就透過曲式粗獷、瘋癲亦柔弱，同時兼融小調上及較高音的曲式，唱出一段關係的最終章，以及一個人決心單飛的故事。有時候，放手是為了尋回蕩失的自己，也是避免再被耽誤傷害，當人們能夠不拖泥帶水地面對愛情、面對生命，由「我們」回歸到第一人稱單數的「我」，也是一種成長。

埋班作樂

PERIOD: 2022



《第一人稱單數》

的集體創意冒險

撰文：Ko Cheung

【唱作單位深度談】

監製：珍惜新人的原始感

資深監製導師謝國維第二年參與《埋班作樂》，心態有改變，「沒上年肉緊，會盡量放手給大家探索，再適度作指引。」這份寬容度及空間，反倒激發團隊的主動性，「三位新音樂人聯想到，寫一首談『我們』變回『我』的歌曲，既寓意愛情的離合，也象徵樂隊 Yellow! 野佬主音小胡首次『單飛』的狀態，是有趣的想法。」

監製導師
謝國維



謝國維評價，「作詞 Kelvin 即使對着旋律很久，都好願意寫作不同版本的稿；作曲 Gordon 構想創新，極快交出兩個 Demo；編曲 Ian 喜歡做聲音裝置，投入好多流行曲以外的元素。這些新鮮感，是我想幫他們保留的部份。」最終眾人使出集暗黑、瘋癲又柔弱，小調結較高音的編曲，「跟小胡以往較跳脫的樂隊作品大不同，對他是出乎意料的實驗吧。」

作曲人
何景熙



曲與編：換個角度深化構思

作曲 Gordon 和編曲 Ian 從〈第一人稱單數〉獲得許多新體驗。「不像以前窩在睡房製作音樂，今次有阿維帶領，走進專業的錄音室，目睹錄製流程，知道怎樣專業地解決不同問題，非常長知識。Gordon 說跟歌手溝通亦有助思考，「傾談時，留意小胡的聲線帶性感的佬味，唱到高低音域，以至粗獷及狂野的感覺，令我更清楚怎樣為他度身訂造歌曲。」之前於工作坊中 Veegay 分享歌曲製作的預算分配，「也讓我明白怎樣於有限預算中，跟專業人士或電腦輔助做好音樂。」

埋班作樂

PERIOD: 202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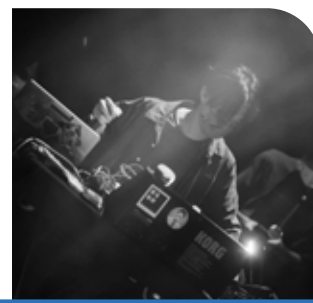
《第一人稱單數》

的集體創意冒險

撰文：Ko Cheung

Ian 回想創作歷程，「先曲後詞，從 Demo 選了較少用於流行曲的格式，再加入小胡的想法或特色，創作成現時小調中帶工業味的編曲，有意想不到的玩味。」他感激阿維予團隊自由，亦有夥伴同步前進，「比起以前自己監製自己易有盲點，今次有人提點編曲上的不足，助我清楚問題及優缺點，找到改進的方向。」

Ian Tang | 編曲人



詞：感激接納與包容

作詞劉健恆說《埋班作樂II》提供空間，讓他構想歌詞的內容及定位，「靈感既來自小胡首次單飛的元素，也談情侶或兩人關係的切割，回復個人、即是『我』的關係，更多層次更好玩。」他特別鳴謝工作坊中，作詞前輩周耀輝和王樂儀給予意見，「好多討論、好多互動，最後能取得各方共識，選出最合適又滿意的版本再錄音，非常難得。慶幸這類創作計劃，接納新人如我參與其中，學習不同崗位的需求及想法，為日後發展打開更多扇門。」

劉健恆 | 作詞人



小胡 @ Yellow! 野佬 | 演唱單位



演唱單位：樂隊以外的音樂實驗

〈第一人稱單數〉中，演唱單位小胡首次以個人身份，跟樂隊以外的音樂人合作，「個性都怕羞，組員好年輕，我也怕有代溝。想不到，大家相處起來好合拍，像回到校園做創作，好青春熱血。」期間，他盡量放手，看會迸發甚麼火花，「好驚喜作詞 Kelvin 改六、七次詞，也不言倦，好厲害，看得出他的自我要求嚴謹。Gordon 和 Ian 的曲風又調皮，帶出我較沉鬱或癡狂的面向，這首歌的玩法有點像〈浮誇〉和〈狂人日記〉，唱起來亦有挑戰。」例如 Gordon 跟其音域不同，「他偏高音，我低至中，要稍作磨合，好在阿維帶着大家前進，我們如《火影忍者》的人物同途學習，互相都有變化及長進。尤其我一直是樂隊主音，今次較孤軍上路，終於體會『歌手』的狀態，但說到底卻又不孤單，因為背後有團隊支持，關係好微妙，成品亦特別，是獨特的體驗。」